

平江不肖生 ◎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江湖小侠传



杨第 ○ 插画

平江不肖生◎著 杨苇◎插画

江湖小侠传

民国武侠·插图版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太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湖小侠传 / 平江不肖生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9.9
ISBN 978-7-5378-5993-6

I. ①江… II. ①平…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74774 号

江湖小侠传

著 者: 平江不肖生

插 画: 杨 葶

责任编辑: 王彩花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承 印 者: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mm × 1230mm 1/32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8.75

版 次: 2019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993-6

定 价: 32.00 元

出版说明

为满足广大武侠爱好者的阅读、收藏需求，我社于2012年起陆续开发民国武侠小说书系，今特推出向恺然先生《江湖小侠传》。原刊本共分二集，由上海世界书局初版于1925年。本次再版，系根据世界书局1925年12月第二版进行录入、校正和重排。《江湖小侠传》出版后，作者未创作该书续集。为保持原书的整体风貌，对原版中的错字、漏字、标点作了订正；文法保持当年原著的习惯，如“的地得”“那哪”“做作”“吧罢”“教叫”“往望”“他她”“二两”“格咯”“唯惟”等用法未做修改；对异体字、繁体字做了规范用法和简化字的改正，异形词除《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规定的338组之外，也遵照原书。

特此说明。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9年9月



序

赵茗狂

不肖生之《江湖奇侠传》，既弥脍炙人口矣。第以所述成人之事为多，则更有以续草《江湖小侠传》为请者。不肖生笑曰：“奇花初胎，是为小侠。笔墨宣述，怀之久矣。会当努力一成之！”

比既告成，乃以相授，并郑重语余曰：“本书与《江湖奇侠传》性质虽略同，而为旨乃大异。《奇侠传》重在一‘奇’字，故所写都为剑客之异事、大侠之奇行；本书则以轻灵剽疾为归，处处为小侠留身份，亦处处不欲脱小侠本色也。明乎此，始能读《奇侠传》与本书。子亦能为我一转语读者乎？”

余曰：“善！”因为揭槩于此。虽然，余于此窃有所感矣。当余序《江湖奇侠传》时，已叹光阴虚掷，百不如人，弥兴哀乐中年之感。今则裘葛三易，而余精神更日衰，四十未至，老境已臻。对此龙骧虎步之小侠，不更将怀惭无地乎！

是为序。

民国十四年仲夏茗狂序于忆凤楼

目 录

- 第一回 白马河边争传绝技 乌鸦山畔欣睹旧家 001
- 第二回 论剑术畅谈家数 观奇传别具会心 006
- 第三回 三年学艺宝剑随身 一旦成行长甲护体 011
- 第四回 轻身术飘风落叶 金钱镖打草惊蛇 018
- 第五回 揭秘幕细述江湖事 仗内功狂走荆棘丛 023
- 第六回 雪门师荒村访旧 冲天炮闹市行凶 030
- 第七回 打痞棍大侠挥拳 劫贞孀恶徒肆虐 036
- 第八回 雄威振时伏群奸 剑光飞处惊小侠 042
- 第九回 入龙潭娇娃救父 搜兔窟弱女锄奸 051
- 第十回 道左乞怜群盗丢丑 洞前膜拜老猿通灵 059
- 第十一回 遇猎人坡前谈异事 张地网山口守淫猴 066
- 第十二回 惊神力小侠撕猿 蹈危机公差中箭 073
- 第十三回 止嗔戒怒名师规徒 报德酬恩爱女作妾 081
- 第十四回 生艳羨公子珍破衣 致殷勤嘉宾进美饌 089
- 第十五回 医怪疾高僧留县署 缔深交小侠滞书斋 094
- 第十六回 水乳交融欣逢同调 沆瀣一气喜得名师 099
- 第十七回 奋神威道旁斗猛豹 比剑术山下缔新知 103

第十八回	月光下力劈大虫	山穴中生擒乳豹	108
第十九回	黑夜行窃暗显神通	白日搜脏大开谈判	114
第二十回	沁沁臂血弱女怀惭	赫赫军容老儿报怨	120
第二十一回	酿事变深山行猎	解纷纠宝帐盗刀	127
第二十二回	住黑店行旅惊心	诛强人师徒定计	133
第二十三回	寿筵前群雄献艺	华堂上有客传杯	139
第二十四回	人驱驴驴作人言	咒伏虎虎知咒语	144
半副牙牌			150
拳术家陈雅田之逸事			161
江阴包师傅逸事			173
纪林齐青师徒逸事			182
纪杨少伯师徒遇剑客事			196
天宁寺的和尚			214
猎人偶记			220

第一回

白马河边争传绝技 乌鸦山畔欣睹旧家

话说中华民国二年的春天，不肖生在湖南常德府经营一种普通商人都不注意的商业。经营的是甚么呢？

原来湖南岳州府有一个民国元年新设的制革厂。那制革厂因在岳州，就取名叫作洞庭制革厂。制革厂自然制造的是皮革，只是制造这种皮革，必不可少的一种材料，就是栗树皮。这栗树皮在湖南，虽是一种极寻常的东西，但是要成吨地收买起来，却不容易。因为湖南中路的森林最茂盛，栗树不是一种四季不落叶的树，人家十九拿它栽培起来，围护庄院。取其枝叶繁密，青翠可爱。谁也不肯将它的皮剥下来发卖。中路二十七县的山上，占势力的是一种松树，此外就是杉树。栗树的势力小得很，就中唯有常德栗树尚多。

不肖生便到常德，专一收买这种树皮。只因这种贸易，在常德没人经营过，无经纪人可找，只得亲自到四乡去找农人交涉。久而久之，常德四乡的农人，认识的有不少了。

在白马河附近，有一个大村落。那村落里面，有一百二三十户人家。全是姓朱的，没第二姓。这一百二三十户人家，虽然门户各别，各有各的家庭，各有各的生活，但是有一种组织，在精神上，联络得成一个极大的家庭。

白马河左边，有一座山，乡人叫它为乌鸦山。那山不很高，从山脚到山顶，最高之处，也不过三里。山势却绵长得很长，左弯右曲，高高低低的，包围了二十多方里良田，全在里面。朱家的房屋，便完全靠着这乌鸦山接连建筑。山内二十多方里的良田，外姓人不过占了山口处十分之三，里面也全是朱家的产业。朱家在这山里，住了五百余年，不曾迁徙过。男丁大半是务农生活，读书发迹，在外做官的，也有几十人。

不肖生在长沙的时候，就曾听得人说，常德有个朱宝诚，武艺好得了不得，剑术更是不传外人的看家本领。及到了常德，脑子里便想起朱宝诚这个名字来。向人一打听，谁知朱宝诚就是乌鸦山朱家的家长，年纪已有五十多岁了。常德人无人不知道他，无人不恭敬他。

不肖生性喜欢武艺，而剑术这门学问，又从来不曾遇过会的人。日本所谓剑术，不待说是完全没有一顾的价值。刀与剑，日本人尚分辨不清，抵死拿着一面开口的刀，说是宝剑；又拿着匕首当剑，两人戴着鬼面具，横砍直斫，那里能算它是剑术？就是中国的武术家，也都是拿着舞单刀或舞单鞭的手法，来舞单剑；拿着舞双刀或舞双钏的手法，来舞双剑。至于真正的剑法，绝不曾见过会的。既是听得朱宝诚会舞剑，且是家传的绝技，而不肖生又已到了常德，离朱家不过五六十里路，怎能禁得住这好奇之心，不去见识见识呢？

那时正是五月中旬，天气已很炎热。遂向朋友处借了一匹很健壮的走马，早一日问明了路径。这日天才黎明，只等城门一开，即出城向白马河进发。在途中休息一次。果是一匹好马，到白马河才八点钟。六点钟出城，五十多里路，只两小时就到了。

过河问乌鸦山朱家，乡人指着一带树木青葱的山道：“随着那山下的道路向东走去，绕过山嘴，便是朱家了。”不肖生即整理了身上的衣服，拍去了一身灰尘，据鞍上马，照着乡人指引的道路，缓缓走去，一面在马上观览四周景物。

才走了约两里多路，陡见前面一座高山，仿佛挡住了去路。相离不过三百步远近，一望分明。山脚下环绕着一条小河，并无道路。顿时心中疑惑：莫是乡人有意和外乡人开玩笑，指引上这一条绝道上来么？转念一想，那指路的人，很像是一个诚实的农夫，料不至拿人作耍。一时心中正在胡想，眼望着对面的山，一步一步的，向跟前逼近过来。猛觉得马蹄一转，身躯几乎偏倒下马来。只道是马失了蹄，连忙将腿一紧，把缰绳向上提了一提。谁知那马却误会了意思，以为是要快走，两耳一竖，扬鬃鼓鬣地向前急走起来。不肖生再抬头看对面的山时，已是不见了。但见一望无涯的，尽是稻田。碧绿的禾苗都在平原中，没有高下，看不出田塍来。只有那悠悠的南风，吹在禾苗上，一起一伏，如波浪一般，就仿佛与身在大海中看远来的波涛相似。禁不住心里又疑惑起来：怎的明明看见一座很高的山拦住了去路，只马蹄一转，就变成了一个这般的所在呢？

立时将马勒住，回头一看，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座高山，便是对面的山嘴，走这边山嘴一转，就进了村口。这座乌鸦山，天然是这个村落的城墙，团团围住，只有一个山口做出入的要道。在山口外面，看不见里面的村落；在村落里面，更看不见山口。当时，不肖生见了这种好地方，不觉失声道好。

向前行了半里多路，才见有人家。房屋都很矮小，三五间一处，靠着山下，并不相联。又走了约半里，便远远地望见前面山脚下，一片房屋连绵不断，和个大市集一般。料想朱宝诚的家，必在那一片房子里面了。

正紧了紧缰绳，向前疾走，忽迎面来了两个年纪都在三十岁左右的人，身上的衣服虽很朴素，面上却都显出些书卷气来。令人一看就知道是两个读书人。那两人见了不肖生，即停步，用眼向不肖生打量。马到切近，两人同时拱手问道：“先生贵姓？从哪里来？到敝处找谁呢？”

不肖生连忙跳下马，说了姓名，以及拜访朱宝诚先生的话，并问两人的姓名。两人很客气，一个年纪稍大的答道：“先生想会的，便是家父。”随用手指着旁边这个道：“这是舍弟，名缙卿。我贱名国卿，寒舍就在前面不远。请先生上马，我兄弟当引道前行。”说着，复拱手要不肖生上马。

不肖生自不能不客气一点，即牵着马同行。一会儿，到了那像市镇的地方。果有许多商店。那些商店的规模，和常德城里不差甚么。据朱国卿说，都是朱家一家人开设的。周围四五十里的人，都来这里买货物。因白马河的水路便利，虽在乡村之中，生意却不冷落。加之朱家通族的人没有欺诈狡猾的，买卖都十分诚实，所以能与常德府城的生意竞争。不肖生看了那些店家的情形，很相信朱国卿的话不是无根据的。

经过了二三十家店面，道路忽转向右边山凹里。弯弯曲曲的，作斜坡形一个很大的庄院，建在半山之中。那庄院的砖瓦颜色虽十分陈旧，却也十分雄壮。围着庄院左右及后方的，全是合抱不交的参天古木。只有前面大门口，是一个极大的草坪，没有树木。草坪南首，竖着两条系马的木桩，地上两个上马的石蹯凳，再有几个练武的方石，及绝大的仙人担（贯二石饼于竹木之两端，用以练力者），都埋在草内，至少也有十来年，不经人手去挪移它了。

朱缙卿连忙过来接了缰绳，拴在那系马桩上。朱国卿引不肖生进了大门。远望二门上，悬了一副朱漆金字篆书的对联，上写“敝庐六百载，高堂八千春”十个斗大的金字。朱国卿指着二门的墙说道：“这三扇墙还是南宋时遗留下来的，以外也有元朝的，也有明朝的，也有清初的。在常德没有比舍间再年代久远的房子了。”

不肖生一面点头应是，一面走近那墙跟前，看墙上虽是用白粉糊了，却因糊得很薄，能看得出砖砌的痕来。那砖每块足有一尺三寸长、四寸来厚，简直就是和上海、香港建筑高大洋房的红砖一般，比城墙

砖还要大一倍。怪不得能支持五六百年之久。近数十年来,内地建造房屋的砖,十口只怕还抵不了这一口。朱国卿即不说是南宋时遗留下来的,不肖生也能断定不是明清之物。

朱国卿又道:“这副对联,是光绪庚子年(即二十六年)家祖母八十岁寿辰,家大伯写的。家祖母今年九十三岁了。”

不肖生听了,心中不觉很诧异。怎么古老人物,都聚在一块儿了?但是心里虽然诧异,却很高兴这回算不白辛苦,得见着这们古老的房屋,又能遇着这们年老有福的人。便不见朱宝诚的剑术,也很值得了。不知朱家的剑术究竟如何,不肖生能不能瞧见朱家的剑术?且俟下回再写。

评:

忆凤楼主评曰:本书与《江湖奇侠传》虽同出不肖生一人之手,性质亦略复相同。然其描写之点则大异。《奇侠传》以雄奇为主,所写者为当世剑侠之逸事。本书以活泼为尚,所写者,为一般小侠之豪情。读《奇侠传》,如闻虎啸深山、龙吟大泽;读本书,如见日出东海、花发南枝。明乎此,始可读奇侠传与本书。

一部洋洋十万余言之著作,颇苦不知从何说起。因以乌鸦山朱家为之引,此提纲挈领法也,非善为文章者莫能办。

乌鸦山朱家,确为乔家世家,“敝庐六百载,高堂八千春”一联,语气又何其阔大哉!

第二回

论剑术畅谈家数 观奇传别具会心

话说朱国卿把不肖生引到一间书房里坐下，即抽身进里面去了。

不肖生看那书房中陈设，当窗一张楠木长条桌的上面，摆放着一方硕大无朋的砚池，和一个用竹根雕成的笔筒。笔筒内插着十来支大小的毛笔；靠墙摆放着四把楠木靠椅、两个茶几；壁上并没有悬挂甚么字画，却挂着一把四尺多长的兵器。形式像剑，比寻常用的剑足长过一倍。捏手的所在，系着两条手指粗细的丝绦。心中暗想：那有这们长的剑？然照形式看来，不分明是一把剑吗？正打算趁着没人，取下来见识见识，忽听得外面脚步声响，只得仍坐着不动。

脚步声渐响渐近，门帘起处，进来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身穿八团花宝蓝纱衫，上罩一件玄青团花纱马褂。生得浓眉巨眼，神采惊人。嘴周围并没有留胡须，望去不过四十来岁的年纪。笑容满面的，向不肖生抱拳说道：“兄弟便是朱宝诚。劳先生远道来访，失迎得很！”那说话的声音，十分洪亮，一听就知道，那声音是从丹田中发出的。不由得心中生发一种敬爱之念。随即答礼，客气了几句，彼此坐下来攀谈起来。

这一次攀谈，不肖生得益处却不少。才知道挂在壁上的那四尺多长的兵器，竟是一把剑！据朱宝诚说，这还是短的，极长的有八尺，在

临阵时才用。古人身上佩带的，不过三尺，只能作防身用，不能上阵。现在一般人用的，都在二尺以内，不是剑，是匕首。剑尖在一尺以内，便逐渐尖削起来；匕首尖削在一寸以内，和匕首的头子一般，所以叫匕首。这剑四尺五寸，是因为小儿辈没力气，使不动八尺的长剑，特铸成这们短的，给他们使着玩耍。

不肖生在朱家住了七日，看朱宝诚使了一次剑，朱国卿兄弟每人使了一次。不肖生心中很疑惑：从来各种小说中，凡是写人舞剑，不是说舞得一团白光，便是说甚么兔起鹘落，甚么如风飘瑞雪；怎的朱家这种剑法，和那些小说上称赞的，一点儿也不像呢？不但没一手盘旋飞剑的，并且有时呆呆地立着，两眼望着剑尖，出了神似的，一动不动。就是动的时候，手足也都迂缓得一下是一下，不相连贯。他父子没动手演的时候，不肖生早已准备了几个“好”字，等演时叫出来，以助他们的兴。及至三人都演完了，一个“好”字都不曾叫得出口。非是眼界高，实在是看不懂，不知“好”字应从那里叫起。若一味瞎叫，反显得强不知以为知，更惹他们笑话，不如索性不开口。

三人演完了，朱宝诚拱手说：“见笑！”

不肖生只得老着脸说道：“我平生不曾见过使剑的，先生的剑法，我实在是莫测高深。还望先生念我来意之诚恳，不吝珠玉，将这剑法的奥秘赐教一二。”不肖生说这话，是疑心朱家的剑术，不肯传于外人，有意胡乱使出这些莫名其妙的手法，拿来搪塞，免得外人剽窃。

朱宝诚似乎看出了不肖生的意思，即笑着答道：“世间没有不肯传人的武艺，也没有甚么秘密不能给人知道的武艺。都是因为世俗教师，自己没真本领教徒弟，却又想骗徒弟的钱，便装出有许多秘密手法，不肯轻易传人的样子来。但又故意露出些意思，使徒弟去将就他、拜求他，他仍装模作样。及至末了，多许他几十串钱，他就拣一两下比从前教的略微直接些的手法，传给这个出钱多的徒弟，便算是秘传。其实算得了甚么？我这剑法，要说是秘传罢，手手是秘传；要说平常

罢，手手很平常。剑法便再好些，没有功夫，也是枉然。世间那有功夫能剽窃到手的？莫说功夫不能剽窃，就是法子也剽窃不了。这人一看即能剽窃，则他的功夫必然在我数倍以上。功夫既在我之上，那里用得着再剽窃我的呢？即是和我差不多的功夫，他若不与我同门，彼此也都剽窃不着；功夫在我以下的人，是更不待说了。一手一手地剖析来教，尚且还得半年、三五个月，才能通晓法门，岂是一看就得成功的吗？舍间的剑术并非不传外人，只因外人没有肯来学的，所以不曾传得。”

不肖生点头问道：“适才见先生所演的剑法，其中奥秘之处，能赐教一二么？我平时虽不曾见过剑术，但每见小说中称赞舞剑的，总是说舞到好处，只见剑光不见人影，又说甚么连水都泼不进去。那些话，难道全是不在行的人，但凭理想说的吗？”

朱宝诚哈哈笑道：“一点不错，并非不在行的人凭理想说的话。剑术的种类原来甚多，舞的是舞的剑法，击的是击的剑法。兄弟和小儿刚才使的是击剑，不是舞剑。在剑术中，本分文武两派。舞剑是文派，击剑是武派。古时的文人女子，会舞剑的很多，会击剑的极少。舞剑一门，不过是古时歌舞中的一种，一般的也有许多手法，但用意不在刺人，只在好看。所以舞的时候，盘旋得异常迅速，剑光人影，上下翻飞。舞到极快的时候，是能如小说上面所说的，只见剑，不见人。至于泼水不进的话，就只怕是做文章的人，极力形容其快罢了。舞剑无须乎学，练过把式的人，都能一看就会。”

不肖生问道：“会舞剑的，也有用处没有呢？”

朱宝诚想了一想，笑道：“用处却难说，古时每有舞剑侑酒的。如今宴会上侑酒，都改了叫班子里的姑娘们唱几句曲子；古时文人多借舞剑运动身体，舒畅筋络；如今的文人，也都改了，用甚么柔软体操。以外却不知道更有甚么用处。兄弟不曾学过舞剑，大概还有用处，非我浅学的人所能理会。击剑与舞剑，用意既是不同，手法自然也有很

大的分别。先生拿着小说上写舞剑的情形,来看击剑,那如何看得上眼呢?”

不肖生见朱宝诚说出怎么看得上眼的话来,心中觉得惭愧,后悔自己不应拿小说上写舞剑的话来说,以致他多心,说看不上眼。即时想用话声辩。忽一转念:“我素来是拙于言辞的人,倘若声辩的不得法,越发使人不快。”

一时心和口正在来回的商量,朱宝诚已接着说道:“击剑一门,不但在今时研究的极少,便是古时,用剑的也不如用戈矛的多。因为剑是各种兵器之主,剑的本身,原已极难使用,而临阵又不能用它招架敌人的兵器,所以一般人都不大肯用它。近时枪炮发明了,连用戈矛的都没有了,更向那里去找用剑的来?兄弟说句不客气的话,莫说先生不曾见过的,看不懂舍间的剑法,便是那些小说上写的会舞剑的人,也绝不会知道我的剑是怎么一回事。舍间的剑法,来源远得很。六十年前,通中国有两家会这剑的;六十年后,就只舍间一家了。前年,有朋友从广西来,说都安有个土司官会击剑,剑法和舍间的一样。兄弟稟知家慈。家慈很有些疑心,将六十年前的事,如此这般的说给兄弟听,命兄弟立刻到广西都安去拜访那位会击剑的土司官。兄弟一到都安,才知道那位土司官正是家慈疑心推测的人。于是舍间的剑术,分一枝到广西去了。”

不肖生听了朱宝诚所述六十年前的事,不觉惊得目瞪口呆。若不是亲耳听得朱宝诚所说,亲眼看见朱宝诚的母亲,也断不敢相信,果有这么一回事。至于事实如何,且听下回书中,从头细写出来,供阅者诸君的研究。

评:

忆凤楼主评曰:未见击剑之前,先细写剑之形式。此虽为题中应有之义,而著者好整以暇之态,亦于此可见一斑。

剑与匕首完全不同,今人每不知之,辄谈匕首即剑,读此节